

苏曼殊传



宋益乔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——情僧长恨



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

苏曼殊 传



宋益乔 著

—— 情僧长恨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 辑:
责任编辑: 李建华

苏曼殊传
——情僧长恨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千峰科技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5 字数:219千字

1994年12月第2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13,000册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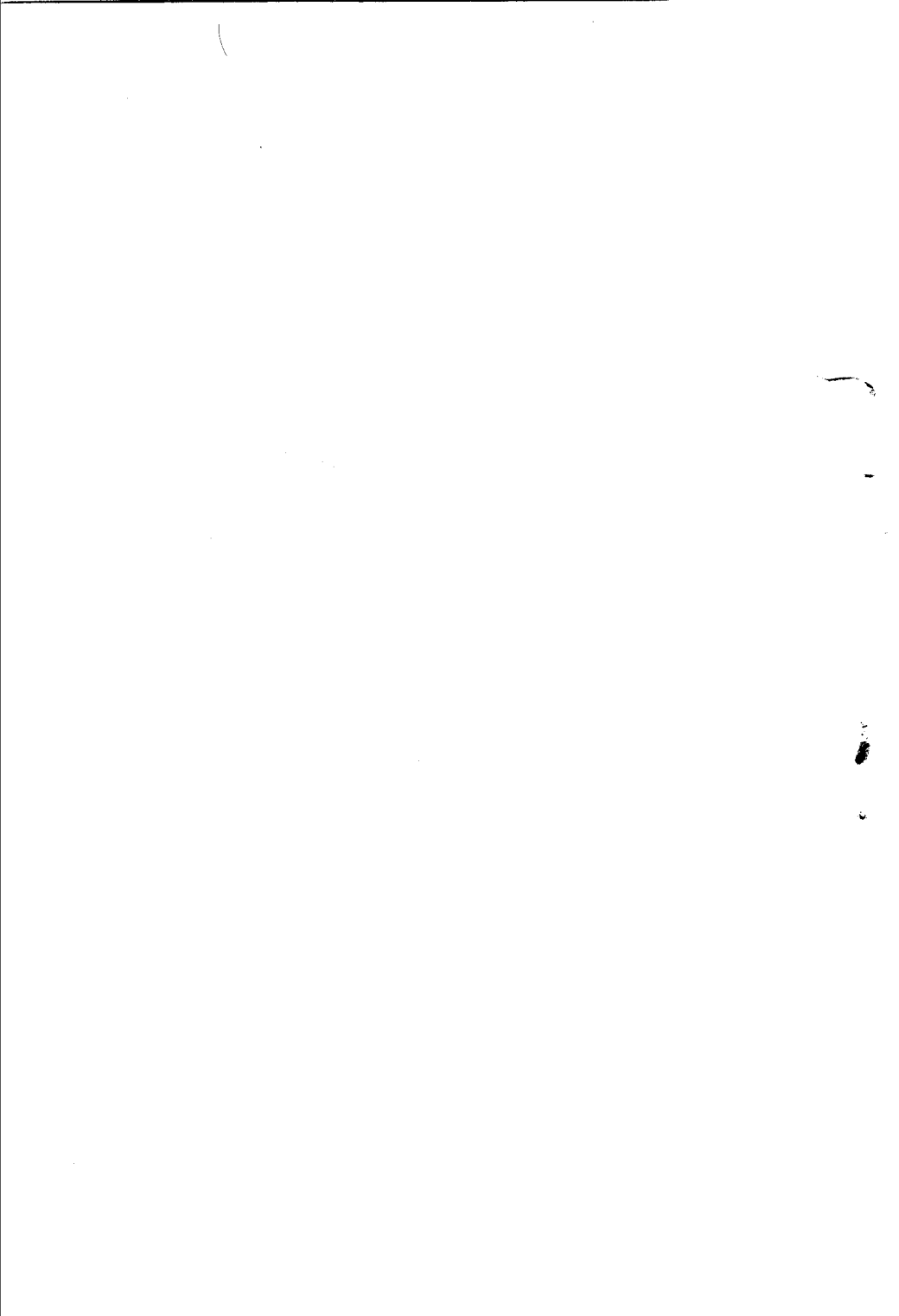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—5378—0893—7

I·871 定价:12.80元



苏曼殊僧装像

上篇



伴随着他出生、来到世间的，是一个大大的“谜”。

追寻着这个“谜”，他迈进了一个奇特的人生世界，一个充满骚动、痛苦的世界。他四顾、思索，付出超了常度的牺牲，进行着一场自以为是自我拯救而其实是自我毁灭的无望的努力。

第一章

海关的钟声刚停，“筑前丸”号客轮拉响了汽笛，其声呜呜，如古代军中的号角声响，又如老牛拖长疲乏的声调闷叫。一缕黑烟从烟囱里窜出、溶散，随后弥漫于海面。

车船起动之际，照例是最热闹的时候。“筑前丸”大客轮内，人声鼎沸，临时搭凑成一个五光十色的“小社会”。这小社会因为空间距离的骤然缩短，各色人物只好在对方眼睛中一览无遗地展示自己。因而比起真正的大社会，这里的生活浓度就更强。此时，如有冷眼人在一旁细瞧，便会见到如下景象——

有人在小心翼翼地把笨重的行李挪来挪去，觊觎着眼睛到处搜索，似在寻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——可笑！这号人准是没出过门，看那笨手笨脚的样子。

“哎哟！没长眼睛？”挪来挪去的行李碰疼了一个客人的腰眼。

“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兄弟赔礼——嘻嘻！”随着话音，揩一把脸上的油汗，摘下头顶上的瓜皮小帽，脑后露出一条干巴巴黄渣渣的小辫，屈背、拱腰、抱拳、作揖，整个贯穿动作一气呵成、熟练之至。

另有些人就老练多了。行李之类随随便便摊在铺前脚下，大模大样往舱铺上一躺，一条腿高高跷起，随手从腰间拔出尺

把长的旱烟管，挖一袋烟，唿噜唿噜地抽。“啪”，一口浓痰准确无误地落到行李与行李的缝隙间，然后放下那只高高跷起的脚，用鞋底使劲搓。喷着烟，还不时拿眼角扫一下那些举措失当、没出过远门的“老杆”，嘴角微微一撇，似笑非笑，是轻蔑？是嘲弄？——全都有。自己却显出一副久经风浪见惯世面的江湖老手气派。

最大的噪音还是来自营营嗡嗡模糊不清的说话声。天朝帝国乃礼义之邦，虽然出门在外，都仍将那套特有的“礼貌文明”随身携带：

“先生，您老贵姓？”

“不敢，免贵贱姓钱。”

“还没请教台甫？”

“小字瑞霆。敢问您老府上——可是去东洋吗？”

“敝邑苏州，小号在东洋有个分号，此番过海，盘查整理一下。”

“哦哈！苏州——古之姑苏也，名城，好得很！哈哈！”

“哈哈——”

“看，那一位——”稍停了一会儿，其中的一位向另一位挤挤眼，嘴角朝旁边一咧。

旁边是一位中年胖汉，着一身玄色绸缎服装，一望可知是乡下土财主类的人物。身旁两个年轻女人，花枝招展，嘴唇鲜红，每人手里捧一柄水烟袋，放肆地调笑逗趣。

“嘘——”“另一位”声音压得很低，象从齿缝间挤出来的，“是如夫人吧？”说罢，诡谲地一笑，让人莫测高深。

“嘻嘻嘻！错不了。”

客轮内的热闹局面也照例不会维持多久的。半个多时辰后，杂乱的噪音便慢慢低了下去，来回走动的人也少起来，紊乱的客舱内显示出秩序。过分的肃静使人感到有点乏，谈话停止了，烟袋重又别回腰间，伸懒腰、打哈欠、眼皮沉重地下垂，随着船身浮沉轻轻地摇晃，神经放松，似睡又醒，整个客舱进入一种半眠状态。

轮船加足马力，犁开海面，在一望无际的蓝色汪洋中前进。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一阵响亮而深沉的鼾声打破了静寂。

谁？有几颗头不约而同地抬起来，互相打量着，似乎在彼此探询，又一齐避开对方的目光，去搜寻那又响又沉的鼾声所来自的地方。精神上乏透了的人对任何一点异常动静都极易发生兴趣。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鼾声照旧响而沉。

有更多的人被惊动了。百无聊赖中，这不知是谁发出的鼾声使大家特别开心，搜寻鼾声的目光增多了，许多脖颈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捏住提着，一齐转向一个方向。

客舱靠角落的一个铺位上，有个少年仰面而卧，头皮光洁鲜亮——和尚！只见他穿一身过于宽松肥大的袈裟，足登“芒鞋”，有一只已快从脚上掉落下来，脸庞略瘦，白净无须，身躯也不见得健壮，怀里紧紧抱一小布包。

少年和尚！有趣！这一发现顿时赶跑了舱内的乏气，人们精神为之一震，全都亢奋起来，死样怪气的脸泛出难以察觉的欣喜。有些“先觉者”不忍独享乐趣，用肩胛碰一碰身旁昏睡的人，挤眼、咧嘴、示意。舱内先是只有一些小动静，不大一会儿，声浪渐高，自然而然地结成几个谈话的小集团，抵着头窃窃私议，话题自然不离面前的小和尚。

“估一估，有多大年纪？——顶多十五、六岁吧？”

“差不离——小模样也挺俊的！”

“这点年纪，孤身一人飘洋过海，倒怪新鲜！怎么，东洋也兴这玩艺儿？”

“怎么不兴，知道吗？东洋人和我们中华同文同种，我们有的那边都有。就只一样，这小雏不知是去投名师，还是……嘻嘻……去找他的小洋尼姑？”

“呸！你老兄兴致倒蛮高……不过，看样子，这小和尚也不象遵守戒律的老实出家人。首先一样，出家人就不能摊开四肢埋头大睡；听说，和尚睡觉都有讲究的，得一个姿势，叫什么……带弓睡！你看他，瞧！口水都流出来了，这要在僧寮里，非挨老和尚的板子不可！”

“你知道出家人为什么得‘带弓睡’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嘻——！就是怕他们太放纵了，做梦会不老实。”

议论声越来越高，客舱内又和刚开船时差不多了。这个行踪神秘的小和尚不知用什么法力，竟使一舱的人一时都兴奋起来，有的摇头叹息，有的诡异发笑，更有的张大嘴盯着小和尚瞧得出神，脸上露出猥亵的神色。中年胖汉身旁的两个年轻女人，也趁汉子扭头和别人说话的当儿，互相对瞅瞅，又朝小和尚飞一眼，然后用手绢掩住嘴吃吃地笑。可是再看小和尚，仍然沉沉大睡，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鼾声一起一伏，节奏分明，搅得人心发痒。

“各位客官，点心糖果到，有花生糖、粽子糖、糖栗子、虾仁面、杏仁银饼、薄荷酥……有用点心糖果的客官请准备好零钱！”忽然，轮船食堂里跑堂的伙计手提一大花篮进入客舱，大声吆喝着。

话音刚落，忽见那少年和尚腾地一下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从铺位上一跃而起，揉一揉惺松的睡眼，高声叫道：

“伙计，这边来！”

“小师父，你想来点什么？”伙计一边把花篮举过头顶往前蹭，一边和眉笑眼地问。

“只要你篮里有的，每样来一份。”小和尚边说边解布包，从里面拉出一只褡裢。

“小师父，我这篮里样数可多了，看你好象孤身一人，没带伴当，能用得了吗？”

“不用你管，样数越多越好，我还只怕你货色少哪！”说话间，小和尚已从伙计手里接过一包冰片杏仁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扯开包，抓一把丢进嘴里，狼吞虎咽般大嚼起来。

这小和尚的行径实在蹊跷，吃东西的速度也真叫绝。只见他从伙计手里接过一包，不问好歹，就立即打开，抓起来就吃。吃过一口即把纸包朝铺位上一摔，刚好伙计又拿出一包，接过来照样处理。直吃得一舱乘客眼睛发直，有的还直巴达嘴。一眨眼工夫，小和尚舱铺上已丢下七八个纸包，乱七八糟地堆迭在一起。最后，伙计停手不动了，小和尚咽下嘴里的食物，抹去唇边的碎屑，还贪馋地张望伙计的花篮，眨巴着眼睛问：

“还有吗？有就全拿出来，一总算账。”

“没……没有了，就……就这几样！”伙计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那就……开钱吧。”小和尚伸一个懒腰，带着不满足的样子。他从褡裢里抓一把银元塞给伙计。

“不……用不了这许多，我找不出零钱！”伙计有些惊恐，摇摆着双手只往后退。

“拿去吧，谁说让你找了！”小和尚淡淡地说，“你拿去倒

能省我的力气，背着它走路压得人肩膀疼！”

这时，客舱内静极了。如同电影猛地改了镜头，乘客们不约而同都改换了一副面孔。小和尚的举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刚才那风卷残云般的贪吃样，使他们觉得有趣；他挥洒金钱和言谈中表现出的英拔豪爽之气，又使他们感到惊异。看这小和尚，不象常人，别是活佛现身来点化世人吧？有些迷信思想重的人暗自嘀咕。连刚才怀着猥亵心理的人看了这番情景，也不禁诚惶诚恐，赶快赶跑了心头的肮脏念头。跑堂的伙计在舱内兜揽了一圈，刚刚退出舱外，便有几个好事者陪着小心和笑脸上前搭讪：

“这位小师父，可是去东洋吗？”

小和尚这时已经又仰躺到铺位上，捧起一包糖果，贪婪地吃起来。听了问话，哈哈大笑：

“先生，你问得好奇怪！坐这条船，不去东洋，还能去法兰西不成？”

“唔！……对，对，瞧我，坐船坐得都有些糊涂了，哈哈！”问话的人四下看看，尴尬地自我解嘲。

“请问，小师父从何处来？孤身一人到东洋有何贵干？”另一个接了上来。

小和尚白了那人一眼，脸色沉下来，眉宇间浮上一层阴影，口里抛出一串生硬的话：

“道路千千万，各人走一条，请尊驾只管认准自家路，休管他人怎样行！”

“是，是，如此，失礼了！”那人碰了灰，没趣地逡巡而退。

舱内又静了下来，一时，没人敢再发言，小和尚自去吃他的点心糖果。但，越是这样越是令人心痒难熬，探测别人隐秘的强烈欲望，使有些人心里象有三、五条小虫乱爬。熬不住这种折磨，

又有第三个人开口搭讪：

“小师父，到东洋去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看你也不象腰缠万金，你那样大把大把地抛洒，上了岸又怎么办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小和尚这次没有生气，“方外人四海为家，随缘随了，要那么多金钱又有何用？——客官，你愿意要吗？我这里还有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”那人红了个大红脸，“我是说，到了东洋，异国他乡，没有钱可不大好办，这世道，有钱胆才壮！”

“是吗？我倒没想那么多，”小和尚哈哈一笑，“我们出家人靠的是四方施主，至于金钱，有它不多，没有不少。至不济，我还有一支笔，随便涂抹涂抹，换几文糊口之资谅还不难！”

“怎么？小师父还是位丹青高手，哎呀呀，难得！倒看不出！”话虽如此说，那人却连连摇头。

“不信吗？”小和尚斜睨那人一眼，“要不就试试看。”说罢，动手解开布包，取出一管笔，一方砚台，一幅宣纸。

顿时，全舱的人都被惊动了，纷纷围拢上来。早有人递过一碟清水。小和尚不慌不忙地研墨、吮毫、展纸，稍一沉吟，就着舱铺落了笔。但见笔过之处，满纸云烟，熠熠生辉，顷刻，一幅水墨山水画就。小和尚略想一想，在画的右上角题上几个字：孤鸿寒烟图。然后对着刚才搭话的那个人一稽首：“客官见笑，小衲献丑了！”随后，把画幅胡乱卷作一团，吃吃几下撕作碎片，隔窗抛入大海。

乘客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整个客舱象被冻结了一般，没有一点声息。

第二章

黄昏时分，海水呈暗褐色，海面变得有些黯淡。浪涛不高，也不猛。但却在朦胧水汽的笼盖下，一刻不息地汹涌、鼓荡。都说大海胸怀宽阔，能容得下人间一切不平；那么，象这般不停地汹涌激荡，难以平静，岂不也是胸中有块垒难消，在永恒的骚动中发泻那无穷的积愤吗！

轮船甲板上，静悄悄的。好不容易摆脱了一群俗人纠缠的少年和尚手抚船舷，静观默思。刚才，那种狂放不羁、气雄一世的气概一扫而净，代之以严肃庄重的神情。他凭栏独立，远眺海天，清癯白净的脸庞表现出一副孤傲倔强的模样，但在这背后，又分明似埋着一腔难以言说的隐痛。一双大眼睛冷凝幽深，顾盼天地，时时流露出一种嘲弄调侃人生世界的敌意。

一群海鸥从天边飞来，打了一个旋，又互相招呼着飞得无影无踪；不大一会儿，在极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黑点，渐渐飞近，原是一只失群的小海鸥，嘎嘎哀鸣着，在寻找失落的群体。海上风急浪紧，小海鸥拍动疲乏的翅膀，在小和尚的头顶盘旋、彷徨、哀叫，鸣叫声中有恐惧、痛苦，也有说不出的悔恨、哀伤。

“寒烟万里，孤鸿一点，人间天上，万境同一！”少年和尚抹一下眼角的泪珠，目注长空，暗暗向哀哀切切的小海鸥遥遥祝

福。眼前的图景勾起了埋藏在他心内的另一幅更加惨痛的图景。

那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啊！

在广州南部濒临海湾的崖山，万山丛中有一座名叫雷峰的山峰，半山腰里有一古刹，名海云寺。此处远隔尘世，清幽寂静，是世外高人理想的修行之所。相传，南宋亡时，爱国名臣陆秀夫即在这里背着小皇帝投海殉国。英雄长恨，亡国遗痛，情之所钟，便有独抱异怀者遁迹于斯，削发为僧，手搭一小小茅庵，与青灯古卷为伴，了结一生。历久，茅庵辟为寺院，法嗣漫衍，香火渐渐旺盛，常有看破红尘者从四方来投，愿作佛门弟子。

公元一八九六年（晚清光绪22年）的一日，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年来到寺内，声称愿皈依佛门。少年精神萎顿，面有惨伤忧戚之色。掌寺的长老赞初法师在禅堂内接见了。

“你愿皈依佛门，永赞三宝否？”老禅师闭目合掌，其声幽幽忽忽，似梦似幻，象来自遥远的另一星球。

“是，弟子愿随我师参证禅理，弘扬佛法。”少年跪拜于地，垂首作答。

“哇！我问你有什么慧根，竟敢妄兴参禅之念？”老和尚忽然厉声喝问。

“弟子本根钝浊，只赖佛光化被，我师提携，唤回一点灵性，脱离茫茫苦海。”

“何方人氏？”

“香山人氏。”

“姓名？”

“贱名苏戡，乳名三郎。”

“你小小年纪，离得开父母天伦慈爱吗？”

少年听了此话，微微一震，眼含泪光，颤声回答：

“禀我师，弟子无父无母，更未曾有过天伦慈爱。”

“大胆！我佛门弟子虽弃家修行，不事父母，然一点骨血究是父母所赐，怎云无父无母，岂非荒谬悖伦！佛门清静无为之地，怎能容人扰乱清规？待我唤僧徒们赶你出山门……！”

“我师容禀，待弟子说个明白。——弟子生长于香山苏门，嫡母黄氏非生身之母，父亲苏杰生亦未知确否为生身之父。弟子究竟出身何自，人言啧啧，即本身亦如梦中。父苏杰生年前去世，临终亦未言明弟子身世。正以此故，弟子自幼身遭苦劫，人不以为人，母不以为子，鞭捶尽至，楚毒百般。难言之痛，铭刻寸心。弟子所说无父无母，实非无因，望我师谅解！”

“你读过书吗？”老和尚怒颜稍霁，缓缓问道。

“弟子自九岁起便在香港随一西班牙牧师学习西文，吾师名叫罗弼庄湘，待我恩高义厚。因此弟子稍通法文、英文，梵文亦略知一二。”

“唔——”老和尚双目微启，打量少年一眼，旋又闭上，
“你如此年纪，尚未历多少人情世事，仅凭一时之念，便欲遁入空门。须知人世荣华虽为浮云，然亦足为尘根未断者绊累。你今要入佛门，便当遵守佛规，自今而后，你能断尽一切欲念痴情早证佛果否？”

少年稍微迟疑了一下，随即俯首答道：

“弟子虽年幼，然饱历痛劫，此心万念俱灰，抱恨无极！生不知何自，去不知何从，寄迹天地，一身畸零，尘世荣华又于我何有！弟子不但今生愿坚心事佛，即生生世世也愿根绝尘缘，不染世情，永为灵山护法！可怜弟子一片诚心，伏请我师慈悲为怀，收录弟子以备洒扫除庭之役！”言至此，少年音调哽咽酸渐，